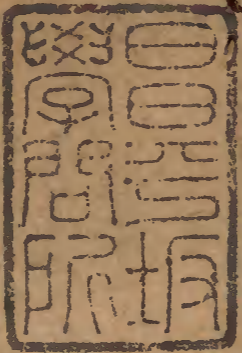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十九之竹



| | | | | |
|-----|---|----|----|----|
| 漢書門 | | 二八 | 二八 | 二八 |
| 一〇 | 七 | 二 | 八 | 類 |
| 冊 | 函 | 架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漢書 |
| 三八 | 二八 | 類 |
| 函 | 一〇 | 冊 |
| 七 | 八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868 |
| 冊數 | 10 (10) |
| 函號 | 308 74 |





淺草文庫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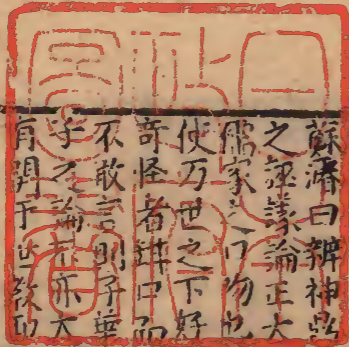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陽城胥渠問 子華子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嘗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於山上訖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



王道坤曰胡九領下句也以上皆是譎怪之詞下用四句人之好譎怪也及半

蘇濟曰辨神與之深義論正大儒家之口吻也使萬世之下好奇怪者辨口而不敢言則子華子之論亦大有裨于世矣

法斗應之休

王世損曰人之異於龍一段乃字面名三言理只此數句足以辦神巧之証破千古不決之疑矣下文許多議論皆由此發揮其而必幾句一編論論机軸

汪道坤曰以神影為依託之言故逐句詮詳屏之于正亦從解

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鬻鬻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當使之者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真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波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

補天之說惟非胸中了然豈能為此說吳器曰此解儒家所深信者第神仙家以為何如

茅贛曰逐句分解明折可晚化論怪為庸常彼好怪之徒其疑亦可以少什矣

穆文熙曰怪譎之說本易入人故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後之徒詐希就之

爐鼓神化也神與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眾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雲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升無見于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祭藏以奉其傳以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

臣逢人主好高慕大之志其心于黃帝所造者代不乏唐而皇漢武其特甚皆矣夫有生必有死以而止既而氣老而死東被白云至于帝御其有是理和抑无是理耶

王偉曰此等為以証神異之妄皆是理為帝若公伸承黃帝之問是謂陸之極理之所不可曉者

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尊虛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圈之上曉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之也而度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歧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未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繼其

楊維寅曰宋氏以証力誠之誣喻極剖切見詩以証傳此之言皆君子所不道也雅明理者必之而已

汪道坤曰此段收結待完密世代之君惑意于鬼神怪異之說未嘗取于垂子之論通而進之世有持往道以關諸子者或未之深慮乎

立潘曰子華子嬰段大意謂為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之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

治必須精誠而
文千雅暢聯絡
讀之令人胸次
玲瓏

王偉曰子華子
此段文勢縱橫
詞鋪嚴密如大
將專在劍戟森
嚴而伍列不紊
者

正整曰必先正
其本以下文法
甚好且又有歸
結

為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
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
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
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領意非其真
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外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
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
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
而弗虧夫然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
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

黃震曰小人諂
害之言鑿可
听令主心不之
養而止人推欄
者多矣独姓過
為然耶

姚寬曰詞命絕
似左國口吻意
婉而嚴詞和而
殺不露痕不傷
氣且簡子得書
而自訟追悔也

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為
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冬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
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寫書
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王
君之亡臣某不修束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高於所
甘士高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
士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
于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
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
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王敦曰詞甚卑
婉交顧有情

亡臣雖復野死以冀溝剛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
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无恤簡子之子

北宮子仕

某坤曰大意欲
出于无意為善
遠惡皆有意也
此篇出入老莊
語意極妙
魏寬曰以段大
意俱是老莊家
數而章法句法
字法亦出一律
施仁曰意若幻
真而美不幻真
字似險怪而實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
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此推蘇之弗繼餬
其願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
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
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喪
已欲以達之于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

不陰怪先破
子華子胸中一
段後方悟出此
段文字

邵望曰以段純
是莊子曰物詞
若陰怪不經至
理昭然可曉
凌稚隆曰剖破
理數從一點灵
机化出所謂自
煉金精成奇
品宜北宮子開
言而心解也

今世之昏傲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弗艾也而又奚以善
為北宮子曰嗜有是哉頤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
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禁如涉驚浸一則以之休惕一則
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
也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
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洎今如太羹之未調
醜醜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
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
以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
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恚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頤

洪邁曰曼高
藤在酒利刀一
割斷直是諸子
中赤樹

品祖德曰子
之說欲人出于
死意即老莊死
為自然之說也
人有心則不夫
自然近而家遠
而回往天下一
以有心取之是
將日營于智術
之中也如之何
其不且耶

之意而接波忿恚之心何為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驚凌詬誶
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于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
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始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
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
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重沐其中為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
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
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而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
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生克段忽出
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叔或作仲

欲乎

黃震曰擗引諸
人作証事極真
切不漫

董份曰神氣一
莊生也步趨一
莊生也其誰為
母而誰為子耶
洪邁曰信可以
感豚魚夫先知
之物徒可以信
感况于人乎試
觀骨肉相訟朋
友相妬上下不
相保起于一念
之疑故耳疑什
則死意无音則
皆真誠相接而

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
父并忽或作忍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濟
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
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
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
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
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又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又
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
惑謀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
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

孝弟忠貞之效
又何惑耶

瞿京淳曰平化
權附一段借喻
高奇色之愈新

許應元曰此篇
正言若及後季
未通一竅難語
上乘妙化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摧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苟營而不就者。而又奚以善為耳。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為善。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書

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安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憎之反則助。助之反則擠。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毀必有所在矣。然而人主不知察也。

錢福曰此段見
人君蔽于左右
之毀譽誰所治
者君之所當取
然而毀言且至
至于死以自全
如之何不事左
右以求譽乎齊
威惠阿封即墨
明以此矣

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憎之反則助。助之反則擠。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毀必有所在矣。然而人主不知察也。

市以相党與主之不齊宜景公之接踵也寧獨齊之困無耶

直德秀曰收元為之上景公為是以語之直太古之治於景公佐一决而已然以篇筆端鼓舞狂狷自恣景公听之然曰拂哲之陋信其其可以拂陋矣

王世慎曰已上見太古之治元為而民自化

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其得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虎會問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波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世堯舜之世皆以无為之不以不治之非若後之人主自智自巧者也

錢福曰人主自恃其巧智竟不以天下為可治然而奸每窮于智巧之所不料蓋棄道而任智者必危釋法而事道者必勝惟有意於為有意於治必至棄道自恃而任法是以難也

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矣則請者加矣矣請者加矣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于欲為也其禍起于頽治也夫有欲為頽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

蘇濟曰此以下
方論齊國之不
治蓋景公問齊
國之不治其
間之旨只是以
智巧法術之問
求治齊之方耳
故正言齊法細
之密君臣相率
於諂諛而危詞
以動之

凌約曰正言激
論整可駭心
有人心者當涵
無一變矣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
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
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于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
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棗園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
刀鋸斷斷如也而罪吾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
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惱
心也造為訶謔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是旒清晨位寧以聽
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
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于
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来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凌雅隆曰此段
見君之明有可
謂粵厥罪齊之
臣无王君之善
亦引詩景公以
有為

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蔽日以深其固如性而
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
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
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
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
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倪非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
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
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汪道坤曰其和
蔽於國家受其

二十九年... 禍敗從古譚諫... 快

立濬曰室玉材... 木之生皆未易... 以智力窺方知... 盜才之伏也无... 盡而曰天下不... 復有俗者在吾... 不信也特抑天... 之徒家蔽之使... 不得自陳耳... 鮑彪曰天生室... 王材未飾且愛... 惜則其于各才... 可知蔽者者拂... 天以隱諫所必... 加也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
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
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
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
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
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榎楠之
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孱顏嶮嶮之區抉剔之倚撫之
剝削之苟有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咬噬蛇蝎之變雷霆崩墜
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
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

陸深... 乎顯明之中者... 人得而誅之為... 不蓋尋隱微之... 中者矣而誅... 之妨資病國之... 徒其為術也巧... 其為也深而... 冥之中已降... 之謂符籙之... 不虞焉誰云天... 道棄也... 蘇壽曰人情有... 所甚愛焉且惡... 之攻之况資材... 為天所寵愛被... 蔽者者天有不... 戮之子

汪道坤曰道後... 瀟之情狀復寫... 極正

顯明逼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
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起勘鑰也
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
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
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虛
奪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
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
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
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呈身曰蔽資之
小人分朋以天
地不足畏神明
不足忌故敢肆
其狡譎變詐之
漸至于隱戮之
加陰陽之罰雖
欲逃之其將能
乎
茅贊曰冥之
報毛髮不與未
有逆天而蒙天
之祐者
王肅曰叙三卿
之盛皆開國有
法其之左國莫
可辨列人不於
程子表帝之何
也

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舐而深排規以
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曠也
甚可畏也其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克塞乎
兩間偏俱廷蹙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
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
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
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
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攷
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
如日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也子

許應元曰通叙
三卿隆替之由
章句之法峻絕
高簡蓋占文中
之開障新奇者

童份曰用意殊
字中有雄偉典
雅

瞿景淳曰三段
已完復索束之
以大方家法也

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懼焉而不自居惟
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曠有所志且
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
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
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虺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
懼是用繫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
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氏文子之在位也狡識俊良振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
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
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軌已也門如鬧市

王蓋曰按聖引
天為主而文法
高奇謙論割切
足以壯貧人之
氣而寒誇人之
膽評者謂以一
篇可持之為正
人助直知言矣

楊維禎曰以一
結文勢舒徐完
轉有法令人把
玩不厭且晏子
之刻諸佩觿也

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茂業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遠天地之所格。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惕而惘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

兩引前甚當

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龍蠶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不忘焉。

晏子問黨

王世貞曰以段
典上篇蔽益之
論相表裏蓋至
治之世君臣同
德朝无倖位則
蔽益之禍息矣
故其極治之家
四通八達近有
障時室塞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感而從。訟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整氣伏息。灾疫不作。四隣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

施仁曰正人進
者治之表正人
退者孔之執君
子不幸而如舜
暗之朝雖欲功
諫以寄言其道
無由其卷舌以
退黨黨固死也

胡時化曰魯才
之隱伏也元畫
治天下國家亦
非一士之言忠
臣愛君道死切
於卒貧者今齊
之登否不办休
何成辟書有所
由布矣伏一
意激晏子振起
其君立一前案

野荒而荐飢其本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
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
齊之謂也且合升勺合合以登之斛原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
石之積也琅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
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
為倉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志
前而排孤媿媿脂常者日至於君之前因寵而恃便公不能索
謀為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
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温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

齊之門上言
其言也非非
所論也知以地
勢論彼耕莘士
管之夫河由得
正其朝乎士
所以去也

穆文熙曰治象
字照應前有閱
鏡

凌惟淦曰觀景
子虛成石符御
夫豈蔽各著乎
若鮑國崔田之
管字亦无如
之何惟與叔向
言何見矣

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嶠輪
廣隈隩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奏也今齊君
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
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
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
而鬻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
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且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
見而猶固借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效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
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以聞之嬰之於君大彘之
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洪迈曰論儉不
偏不效令人心
服

呂祖謙曰金穀
若今畫壁漆柱
之類

宜德秀曰晏子
儉于財者子華
子以養精神為
念以上階為腐
也

凌約曰土階之
說腐儒可以絀
口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
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
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糝其尚儉之
謂與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
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瀆畜其
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移物也明
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
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使
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
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

茅坤曰談于
理者止於指大
官大器不必于
尚儉後之謂臣
媚于剝其外邪
昧其中為啓肆
志廣心之主以
厭其耳目之
欲者亦或由之
矣觀者貴其
意可也

黃震曰談極
有理可信且叙
列富貴之狀若
畫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
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
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汗俗之所以相欺
者也土階塗糝之說野之所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
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
后之帶幅鳥而入觀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
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
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
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上
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糝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

倪思曰：秦紂之亡，雖由于不仁，其害亦不在其中。蓋不仁必至於奢，侈必至於縱，其欲以禮字節之論極確當。

蘇濟曰：此亦痛疾人心，諸書未有此論。

汪道坤曰：子章以論雖歲晏子，然實是至理，非矯激之談。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興。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鞅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圍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祖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若曰語

其言麗意却玄，思讀者當別眼始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庫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常華雖柔擴之則裂，礪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王偉曰：道也。天子也，帝也，皆主于心，是個主宰。以篇却當得一部心經。許應元曰：心為活物，可以之載道，以之格天。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含，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鳥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

之華帝聖賢子
言万語只是致
人事心何喪失
者多而能存者
寡也
董份曰就制上
點出心之功于
人尤為痛快

瞿景淳曰周舍
見用于世故問
其志于華子以
人之所趨不同
解之引喻設象
詞藻爛目
王整曰周舍以
已所怨而讓子
華之所志不知

大道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修
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
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
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
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續拱探沆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

君子之所為有
不可為知其不
可而止之惟知
道者可以與以
故子華以趨之
不同告之
立濬曰文法負
動語之奪人信
非尋常可測

揚維楨曰論詩
南華之韻非徒
詞藻工而意致
亦勝

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讓本之所
以志必不諳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
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
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芳華璧之
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
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乎其能全。今
大夫少修而端。慈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
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徧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
所不欲。而規以自立。其甚無所用之虛名。非本之所得知也。夫
目之能明。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墻之後。則無睹

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北宮意問

即室曰此篇內
祥瑞不可信而
斷之曰有之足
以備數無之不
缺于治維情曲
折文之奇
焦詠曰後聖治
之世五氣順叙
日月淑清麒麟
游如聚風鳳像
于旋河洛出圖
書皆已然之瑞
應不可治世所
死有也子華之
論蓋有激而言
觀後世人主吁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湯。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回。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悒之而不冲。注之而不

肝睢。惟以之
率一段便得之

胡時化曰。上世
視祥瑞如以之
輕誠有之。足以
備其數也。後世
乃有指黃雀為
鳳凰。以矯誣其
君。蝗不害稼。猶
鼠同乳。奉以為
瑞幣也。惑矣。

施仁曰。四語確
論不可磨滅。聖
王不識三句耳。
應上章章法。
能寬曰。說後世
好祥瑞之情。洞
如觀火。漢時君

滿波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波其視。澧液甘露也。明澹之寫。爾波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波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人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若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臣正坐以弊

王世禎曰：此應有法而立論，雖倚借詞高，勁古文之傑然者，彼不修德政之主，奸符瑞之應者，現此可以惕然矣。

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鐘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散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于上世，其所謂泰牢之養也，蚘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藜之藏也，童童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于帝王之量者矣。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

呂祖謙曰：叙變世之淳澆詞奇而不陰意多而不浮，且句法蒼勁，誠可為法者。

洪沂曰：「事之文每有幾分重，復正文章之閱，雖妙。」

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于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冥蹟，蹟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喪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有誑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喪短頤格，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繼，負膏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痾，夏

霜冬雷繆鑿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袁稚隆曰恐留務茲汎亦而不淨人故以植與規之而詞氣恢郭文字奇峭後生熟讀不為死補

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液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吾所謂善待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不

許應元曰夫道四句甚妙

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穆文鼎曰借子車之獫狁一敗諷云霖雨之人情如不可言王整曰借喻世奇而文字簡古意思玄深如百煉精金入心賞

子車氏之獫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决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子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味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蹠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袁德秀曰今人勢交利交往如以真子車之假也

凌約曰隨之以兵字令人也

子車氏之猴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接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

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督者矣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首二句見文選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間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

蔡仲曰世亂而清之難侯傷時者讀以為捫心嘆息矣

鐵福曰机心萌乎中則純白不存今世之士莫不如是

之時積美于躬如膏革之就克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媮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分毫也而觸機奔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頌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壘鷄啼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也歟

子華子終

嘉言

孔叢子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
子高子順之言以為之先後

茅坤曰子貢善為說詞觀其卷東部亥之論詞危義正宜其間之色戰而跪也至于却吳師反衛侯且載左氏春秋所以典回科之列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贖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立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部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頌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部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

今人氣索後有今人實祖以而詞語教烈英氣

峻約曰五被諫

祖南王安用此

卷之十九

十九

語者詞足以慎人也

奚至懼之哉

記義

吳鼎曰按文伯之母賢也告相室之諫極是至言君子曰以言出于母則為賢母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婦笑矣此非至論

許應元曰諫非亦有以語但非孔子答謝君亦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

非堯舜事也

董份曰詞雖非直但切當事情可為好觀察為明察之益

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嬰其厚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人臣豈當如是孫文子苟免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宣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食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反

耳為得知

立濬曰宰予子貢皆言語士也子貢以予言實而不及設使子貢對此必有艱詞以駭所聞

穆文熙曰尼父在春秋時七十二君鮮有能宗之者昭王之賢雖不能用然亦知聖人者按記云昭王欲用孔子吳嬰止之則安車象飾之貴傳不虛也

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後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潔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怍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夫

姚寬善於說詞觀德高則配天二句伏夫子何特確切宜夫子聞言而承之以謙也

施仁曰聖賢之分判于霄壤浸水膏雨之潤非子思不能道出

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笑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

來

胡時化曰以段喻尼父極得與子貢室家宮室之譬同其親切若以沾見奇之功論聖也淺夫

呂祖謙曰君子在德不在相貌間從古至今美鬚眉多矣未有傳其名者果德耶貌耶

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夫人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為膏雨之所生也。庶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居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于先生也。子思曰：若所頌也，所頌者唯君修禮，象富百姓而後得寄怒於君之境内，從權

洪迈曰：六聖之貌，從此瞻其大

凌稚曰：尹文以子不類，疑其妻其見似迂，然世有心知其妻而安之者，視以何如

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眉，非彼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禮，或折臂望視，或秃鬣背倭，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邵，羨也不病，毛髮之下茂也。

子思在齊，尹文生子，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以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

抗志

黃震曰此聖兩制服厚親之禮識此猶可行于今不徒以其文已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悉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錢福曰親敬人者必心真知之方能直見以人口而敬者必以人口而疏慢以此必然之理也列子辭粟亦有此說

公叔未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木或作朱定公十四年奔魯春秋作戊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祭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羨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

茅坤曰此引二人見申叔木之所敬所疏便見其不知賢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王偉曰以王者之心也齊王烏能識之純是極性之譚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茅瓚曰以段論
雖有近理之談
然敢英雄以保
疆土俱是戰國
說士之習非子
思子道李之說
蓋假竊而失真
者

吳昂曰殊非子
思聞道之言其
文字風氣却似
漢文得道李之
正者自識其訛

王鏊曰老萊子
女子思以柔道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天下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時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藏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旋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李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斃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公孫龍

江濬曰句字
字力折孔穿及
矣後引尹文仲
尼之言不過暢
達其詞耳
蘇潘曰析理先
明諸心胎平
然无所碍方能
办折是非向異
子高自家心緒
尚未朝徹又何
以正白馬之証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其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盡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君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而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

汪道坤曰去非
白馬之孝頭請
為弟子問難於
端亦不是公孫
龍之見雖是偏
指然于詞上却
條達蓋理明方
能詞達孔穿為
办所害也

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
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不亦悖乎且夫
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
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
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
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以四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
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
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
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
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

許應元曰異端
和說之害使術
之者浸淫莫竟
攻治愈深則蔽
銅之害愈甚公
孫龍之說雖亦
亦岐道之中又
岐路也其蔽固
也宜矣

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
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
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
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
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
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
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又
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
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非仲尼

翟景淳曰善于
牽合舌鋒鋒利
直力士之文

王蓋曰平原之
問蓋慕孔穿之
名而沉于公孫
龍之說者穿之
見雖明而詞較
不足以勝之則
言足以明道者
亦不易矣

之所取也欲學而使詭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
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以固吾所不答
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
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
先生翩然欲安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
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
不敢以意春秋傳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猶馬也六
猶白也觀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
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
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纁牛

立濬曰龍言去
白馬則無以教
穿言去白馬而
其知行仇可師
德之龍必不肯
去白馬穿亦不
師龍不過以以
相辨難耳

揚維頽曰穿辨
理勝若對面相
辦畢竟穿非龍
敵

玄武以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
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詞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
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衣白馬之
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以云云沒其理矣是
楚王之言楚人亡子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
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人之所謂
楚非異楚王之所人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
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
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衣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
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

二十一

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王世貞曰子高儒服問答理較正失然其詞氣畢竟有崇戰國風聲習尚信乎人非聖人不能不為風氣所囿矣

施仁曰好事之人多藉口聖人以為獎勵嚴厲子高以說可以破千古才決之疑而白聖賢虛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簪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後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可取爾子高曰取包魯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觴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知

走之誣

胡時化曰撥指飲食今人種有之而驕貴之人尤甚以不可口舌爭也惟異請以而面報耳

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詞非實然也平原君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廼魏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先撥指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有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掄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索其下滋甚陳廼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槩括自道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廼跪曰吾今而後知其過矣請終改之

對魏王

焦亦曰以雖細事實生于一念驕恣之心不惟為禮之所禁而苟量偏淺抵明其醜態耳

呂祖道曰章商
詞則亦是確論
人主甄別不審
知患並以蔽者
多也

洪迈曰高子以
論絕是引君曲
盡然而其詞開
關策士之談蓋
風或移人資者
不允其言雖
合道不詭畢竟
列于諸子流

陳維隆曰車裂
之刑酷矣子高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謀有餘范威
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鴛
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探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
則能士匠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
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
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今夫
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羨
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已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
則住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後酷刑以懼

一言而去之不
可謂非矣者然
借此于桀紂之
喻在正人君子
之引君則無此
說矣其亦魯仲
連之倚曲與
真燕秀曰不說
君之過而歸過
于下吏言下吏
不諫暗推君同
于桀紂真可動
人所聞者
凌約曰君甚勿
疾諫以此于資
臣也

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以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
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
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心徒知
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
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
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
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
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錢福曰切玉刀
大流布西戎之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

異物也然銀鏃
之劍世蓋有之
而火浣之布未
之得見則其有
無真偽蓋不待
办

黃震曰假秦立
說以示規戒之
意亦曰事納忠
者

余有丁曰通市
之說乃權宜詭
譎之術非先王
禦戎狄之道夫
夷狄之法來則
防之去則防之
惟事內治修文
德而已未聞誘

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鏃之劍火浣
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銅赤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
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
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凝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亡對曰
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
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運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
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
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
散于夷狄是疆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以利而與之通
市也后世不明
此義至為胡虜
開推場用此之
先者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
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
熟五味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羊旃
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
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
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吳彭曰宮他不
能自立故托富
貴之家其翻甚
矣至擇趙公子
燕相困諸人行
甚齊慕乞哀者
蓋當時列國公
子皆號為將士
士之無以自全

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
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
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
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

省往歸之士
之不足貴若戰
國時極矣

蘇濬曰君子受
人之托則當忘
吾力之所能為
即成子于石宰
穀臣可謂忘其
心而不負人之
托者即氏之風
千古景仰

王世禎曰子順
在戰國時蓋亦
士者規其德惟
如堂之翰與仲
連不肯帝秦之
且零同言宮他

典魏王與仲連
遺書其辭相類
亦仲連之匹也
他魏王問天下
之高士惟奉仲
連為次則其人
品可傑見矣

許左元曰世主
有驕強自務之
志又見之面目
色澤故曰詭
之言音顏色詭
人于千里之外
言貌可假而色
最不可偽也

通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
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
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
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
若即成子者也昔即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石宰之觴
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
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
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寧喜任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
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辭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庶可以寄財考其
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
舍先生將安之請後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
朝焉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
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
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
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
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
得而臣之

二十九子曰... 孫子

丘濬曰此段雖是合後之說而詞明理正不為詭譎狡詐之談較之蘇季子合六國之策脂膏詭激不相作矣王維禎曰趙魏相間勢又兩折于秦懷不肯帝秦之心者多為秦憤于順之于魏之所謂信者說趙合縱策士之謀實計無出于此

論勢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止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宣惠王乃昭釐王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俾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

施仁曰此子順之詞亦逆料六國無如秦何併又折而入于秦也說韓之詞不忍坐視國之亡耳胡時化曰說韓之說簡而明婉而切無一語狙詐之談與說趙之說合而觀之則子順亦借時庭理之士夫

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凌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皆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屋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知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王鑿曰范雎遠交近攻之計行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

韓魏時執上肉
耳魏諸大夫猶
以秦伐趙為便
獨何有齊建共
事秦謹不修攻
戰不助五國此
其君臣即魏之
君臣也宜其首
及韓次及燕趙
次之而魏又次
之相繼以及于
亡也夫

穆文熙曰子順
此家可以貧者
可以德齊亦戰
國策士說客之
諫君子之言語
不如也

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
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
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
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
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趙軍獲尸三萬趙王
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口
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
也歸尸興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

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老
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
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執節

即郟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
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且放之示有生也子順
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
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
下人非所得剖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賜
之士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

凌雅隆曰趙王
之喜獻雀可為
迷罔好名者之
戒今世之人多
有教此者

大隅曰委巷鄙
事非先王之法
詞戾而義正至
于非吉祥之說
蓋取類假象辨
教之傳非正也

宗坤曰天之欲
七人固必先示
之災異妖孽而
谷之士非虛傳
也皆是妖怪之
事人君失道所
致故天降之以
儆戒君心使之
知所恐懼耳

何悅哉

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加穀周
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放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
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
大教民種加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加穀猶之所謂稷降播
種農殖加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
謂天祥也

答問

錢福曰申韓之
術或世誣民最
是當時宗之者
又生為附會標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
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辨士

將以飾其說若
武臣是已
茅坤曰申韓之
術一時行之非
不可見之效然
其弊又至刻覈
太甚至于凌遲
大壞也辟如毒
藥治病人須少
愈而毒藥之害
又醜醜矣愚好
勸善之効不足
尚也
倪思曰此說較
識破奸士誣聖
之徒寫不肺腑
之態无一字不
妥貼

直德秀曰據經
後証真誣昭然

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
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
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
為然是固未允凡俗也今世人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
者必以淵深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
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賡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
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
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
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子

子

子

稷文熙曰豈武之毀聖詞涉傷雅而理固不遺言若有激而象足垂戒初李豈讀不但可以力點邪說又足以婉助詞廉

難之豈有不似執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巳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連叢子下

援維祭曰施不在豐期于救危以施予之苗季方年方九歲而主明理若以蓋天植其性者洪近日今人有齊貧而味其發急不知與不期多寡在于当死若决河水以救牛豎之魚是貪而繼富者君子之乏焉用此乎

曰祖謙曰斷案極當經律相同

崔駟學於太學而糧乏鄧徽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徽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賦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至則於崔生為贏非羨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决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反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

母不苛欲以羨督之也昔文善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
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以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姜是
子且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者也梁相
殺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本議

桓子

王世貞曰大抵大夫欲廣利文李欲敵化互相力詰積成一書今探其尤則雅者以著于刻
姚寬曰周以九州之民養于八百國之君而財足後世以九州之民自奉而財盡力竭鹽鐵酒權之輸起焉其利始于作俑者之罪也
施仁曰意在倫匈奴故監獄不可豈不知及帝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惠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故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慈民慈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頭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

十一
卷之八
十一

亦去行軍細柳
胡矣奚首天下
田租之半何也
蓋人主好窮兵
黷武士木繁興
雖竭天下之力
不足以厭其無
窮之腹者豈盛
之稅豈通以哉

焦贛曰大夫之
言則是而其旨
則非均輸以足
民財則法之可
行均輸以稅民
利則法之可行
者

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
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之寇備之用使備塞乘城
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
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
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
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
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
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
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載仰
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

揚維前曰開市
之法本不可廢
然行之不得其
人反去為害後
世通有無之法
徒耗民利失先
王之旨美文李
之論亦有激之
言耳

丘濬曰鋪張文
飾以什均輸平
準之法言聖職
可所所謂言利
之臣開利孔以
後主心而王不
之竟者何足怪
耶

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滿厄山海不能贍給是以盤
庚萃屋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
淳至誠之風也抑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狃為非也况上之為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
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
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
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統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
以縣官不失實商賈所以負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
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豐稔得曰文學
之論古先王制
法之初意而駁
均輸平準之法
又取痛切時弊
又尋其賢乎
董份曰文學大
意只是謂均輸
之法斷不可行
農民重若女工
再稅馬氏問刺
心刻骨之苦如
畫而文字間三
辨切

為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斯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
批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擇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
貨物以便工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
之所入此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
貨農民重若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
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
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
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
萬物也

力耕

荀子曰大夫之
意只是富國一
字均輸可行則
行之以御輕重
而後諸侯外國
可誘則誘之以
鈞胡虜而實中
國文法顛倒錯
綜長短間雜有
不齊之齊不整
之整

洪刃曰文章煩
要說盡事情大
夫之論雖駁而
鋪張利便如司
錦陳味炫耀眼
目

倪思曰文學以
辨均輸規之休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術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
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
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
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後諸侯也汝漢
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鈞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
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馳銜尾入塞
驛驂駝馬盡為我畜髡鬣貉狐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
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
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
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為故君子耕稼田

二九二

四

分別利害條陳
本末後世之戒
而多致之主
言為龜鑑者非
徒文詞之華藻
爛人耳目已也

黃震曰上好珍
怪則服一段
歸結君身上去
未及教以理民
不取巧輸不及
偏傍自有富國
之道而代之格
言

錢備曰今時利
效不在以處大

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註工則飾偽內懷闖關而心不恠是以薄
夫欺而故夫薄昔祭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薄游
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龜鼈旃罽不益
錦綉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
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
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
貨財外克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
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通行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

夫以富在勢居
見亦左矣
凌約曰富人天
居四通五達之
地勢居之說此
高貴逐利者之
壟斷耳言利者
多藉口詭譎之
地至使植貨之
人終日出首
實之村下及鷄
豚昔者利孔之
害可勝言耶
呂祖謙曰即楚
趙之民寡富應
上富不在勢居
其實風俗侈靡
之區富者少而
貧者多亦勢所
又至也

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邪有
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屋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
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在術教不在身勞和在勢居不
在力耕也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
之金右蜀漢之財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粟火畊而水耨地廣
而饒材然後器器舊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謠鼓琴
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
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
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
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措不

凌雅隆曰通貨財以均無後古已然大夫歷陳不通工交入之弊言雖是而意則出于富國乃言利之徒耳不可以其詞語之办而信之

穆文熙曰商又亦足財之一端但不當用橫征暴斂之法

姚寬曰世俗怪

在勢居街衢富在恤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以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者也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菜黃之昭不可勝食而邠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瞻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掾不斲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斲鑄金為鉏耰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織

而苑淫靡致山海之奇珍怪異以為通貨竭巧方之奇技淫巧以眩中國費財村民國家被其村敗也其始淫靡之念與

施仁曰文孝此篇問春詞理俱勝方世不入之確論矣欲措大夫人以刀給口禁之人忌意悖詆亦去以非為是其乱黑白淆是

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徒取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非鞅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戰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

二十一 卷之五 雜錄 四

非之魁者與

胡時化曰利不
返天未教何如
然日秋霜不
可犯誰去伏關
心唇吻以伸其
詞說耶

即室曰天地之
財止有此數不
在官則在民未
有兩利而俱存
者李梅實多之
喻援造化之感
衰以為証的確
之論即獻子不
察下畜之意一
解
重份曰又李此
論灼見致亂之

費務蓄積以備之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
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以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
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
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于人事乎
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
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積而然蓄地廣
而禍猜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河而人不苦也今商

本禍由商鞅故
其文理貫通
許多問答周詳
明必令人沉疴
錮疾消什

王蓋曰大夫以
鞅法之善特繼
之者非其人故
亡也

臣世貞曰蘇子
云秦之失道有
自來也自商鞅
廢法以誅死為
輕典以三吏為
常法又竭山海
之利以刻削民

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置於室者
毋號哭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
國以富強其後卒併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
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
者使人續其聲善匠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
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
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
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
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泣
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

乃雖無李斯之
討秦亦及至于
亡然則秦之亡
不在沛公入關
之時已在商鞅
變法之初矣

任道坤曰說者
謂富強之術可
以足國則夏商
周享國千餘歲
而秦以二世亡
何耶可見三代
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
矣

夫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誅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
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
說容言崇利而簡豪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
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亡道也狐刺
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登土之基雖良相不能成其高辟
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
白骨微其不能存亡其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
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
當世之權為奉致和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
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

吳高曰文李言
鞅適以亡身足
以破大夫不決
之疑而與富強
之膽矣

茅贊曰鞅之術
足以亡秦滅身
錯無文李之言
天下其誰能臨
之

王偉曰功術富
強之術入人也
深故滅亡之禍
亦酷

余有丁曰大夫
訊切文李如功
嫉能詞逆隨不

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滷也故舉而有利動
而有功夫蓄積善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廢弛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基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
里非無功也威振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
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家恬以得千里亡秦
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
敗此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
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以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
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
原于項襄公伯察想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合理乃不入耳之言

茅坤曰文季以簡蒙律君子得聖王之大体

茅坤曰文季言歎雖封爵亦非者不足貴也

錢福曰猫馬面君慘刻之罪觸目痛心假令狀可復起亦伏誅無深矣
真德為曰引此教人以明商鞅

年而相之華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
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
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
道退不失象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後恭功大而理順故
浴不嫉其能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
法盛刑而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息于
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
食毒肉愉飽而惟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
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忘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
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編素不自分於緇墨聖賢不

之枉死亂黑白之見而不自知者其起于富國貪心所使矣

穆文熙曰文學言鞅自取殺亡何枉之有鞅為法之弊以質之當為商鞅一篇實錄
王世貞曰死一也此于子胥之忠商君之罪所以致使者不同耳

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于被刑伍負相闔閭以霸夫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
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
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宛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
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鳴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
諫以干名也懜懜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禮發于外志在匡
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
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
商鞅之恣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
可奔走仰天而嘆曰嗟夫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

為天下笑非人殺之也

刺復

姚寬曰大夫以文孝不世世務力肆詆訕口力之凌妬去嫉去之亦者
施仁曰文孝之士世所最急彼不世世務者亦李其所孝耳昌可以文孝當之
胡時化曰訕切文孝詞古意刻弄奇開妍不軌于

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悛曰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後旁議者與當
高者異憂方今為天下憂勞即國諸侯並臻中外未洽心憧
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
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于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
辭大道忠觀文學若侯周即而望子高御史業事郡國察廉舉
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聘意
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注而申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
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

御室曰法度猶規矩音律一定不改循法守日亦可以為治此訓大夫不守日法

董份曰求治愈煩為法愈亂法藉憲令之可守者何以更張為耶步曰大人作而後子弟循輕奔祖宗之旧法以律其宜強之術者謬也

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觀選舉之士擢升贊憲
甚顯然未見絕倫而為顯官與帶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
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
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
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
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吹也是以曹丞相日
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則亂治小
者不可以怠、則廢春秋日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
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百

瞿曼亭曰訊大
夫不肯薦
才得則官无邪
官无邪則庶民
理帝之身王
之与伯治功虽
異而存三為國
異世而道同也

揚維禎曰蔽去
之村何代無之
人臣不知進退
而欲國家之治
是塞耳而听
泯掩目而視青
黃也及不可哉
矣

蘇濟曰象其進
者治之表象也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
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搃要執煩而已故任能者
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
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
衣後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
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
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
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
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

限者乱之机立
國之要莫先于
進賢文李訓刺
當世在位者如
周文子椒激切
憤烈之詞

姚寬曰御史訊
賢才無益于用
李公孫弘詩以
實之其守弘曲
李以阿世非文
李之倚亞者

汪道坤曰漢之
文李惟董仲舒
可以當之三策
之詳武帝皇舒
必變其說以從
所好而正誦明
直之術不見用
則弘直曲李之

鹿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椒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
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
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益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
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
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據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
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
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
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
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
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

二九

四

徒曷可以反李
明耶
任備曰居者用
人之表一正則
影直表和則影
曲武帝以多法
之後心悍其躬
兵贖武之為難
謀興利之徒紛
紛四起幾于亡
秦之繪文李之
士何由得見所
長乎
余有丁曰分儒
武備惟諸言利
之臣標提其目
極至切齒公指
公孫弘內文李
亦徒知其文詞
而未办其義曲
者

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刑
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
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
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碯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
鄙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
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憺急之臣進
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
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
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輕重

崇甲曰御中言
通山川之利是
太公管仲之法
不知足國之本
任子務農富強
但計之術非先
任致治之理也
凌約曰治國之
道在仁義是國
之本在務農自
古及今未有舍
此而可以為理
者哀公欲足國
有若以徹法告
之彼鑄山煮海
以爭細民之利
不惟病民實病
國也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
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蓄貨殖世為疆國
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伯諸侯今
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
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
仲專於桓子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
墮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于公私故以權
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未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

傳文熙曰御史以盜賊正所以均有無不足

凌稚隆曰開利之源在民務農凡國之經在君即用若御史之論名為均平矣出按盜者為誅奸反以略猾重稅為不增賦歛日強取為補所貧民國家倘敗口可俟矣

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官仲設九府激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編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實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眾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

已相語曰善理才者不加賦而用足善平民者不重禁而民均若欲損有餘以補不足受其其源而清其源也奸暴愈滋而貧之日無聊矣

邵宝曰大夫以却胡所以安國故也鐵力也民費也

莊誦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

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夫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美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鐵石故眾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波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即為蔽扞也

漢雖力塞不為
患後世匈奴數
侵若北史而中
國不詳括取故
有以氏之定員
必取之垣鐵而
後是昆德之外
博元兼耶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弭故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
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
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
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
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
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
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
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
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

安中國之上策
也
許元曰湯武
之伐暴宣王之
中兵非黠武略
愛也宣王時薄
伐儼統至于太
原年將出即德
之而已漢之開
也乃秦始皇却
匈奴築長城之
怨耳方之先江
課矣

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滅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
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
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修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
之難一而而制敵匈奴遁逃因山河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不
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
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以觀之聖主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
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美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踰家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初方以西長安

董份曰武帝以
太子仁孝可為
守成之主故開
拓地坊以逸遺
之夫策之甚者
大夫乃以漢之
開地所以安百

姓皆迷惑于也
費而不悟也

王世貞曰漢時
稱天子為縣官

以不敢指斥乘
輿大夫曰以下

識其策酸不達
世務世之許旨

言事者卒多類
此

胡時化曰此後
不復力其開也

言利之失以明
儒者寒酸無我

于其見實賤不
為害

匡疏曰此公滿
腹錦繡其微言

謂論定今猶令
人借之以為口

實蓋明理達見
之士特惜其李

之不售于用耳

以北新即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

南夷之塗巴蜀弊于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

甌駱左將軍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因於獺貉張騫通殊遠納無

用府庫之藏流于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以觀之

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過計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

非為斯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

不能行屈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

譽些議以要名采善于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

不端糖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

縣官之事乎何牛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

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

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笑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

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

財不苟見利反羨不羨而富無名而貴君子不為也故曾參閱

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

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面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處約樂

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夫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

而後彖取奪不厭公卿積德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

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儒冠也

揚雄曰一篇
明理稱性之談
非辦論工而詞
華勝者宜大夫
之語以塞也
穆文熙曰見公
卿大夫互相積
財以濟其民百
姓雁于流離之
苦臣儒亦無以
自完在上儒者
猶貧之刺

二十九子曰

以匈奴備實而
易攻此所以安
啓也魯夫與狄
之患古已然
強則侵拉弱則
遠遁曰秋霜而
振落葉大夫之
言何容入耶

呂祖謙曰文章
以匈奴无文飾
而難攻所以拜
大夫生士遠東
之心非為異類
也赤戰也請者
當合其意

論功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
之積上無篆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理織柳為室旃席
為蓋素狐骨鑿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
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篆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
謀愚以篆伐不篆若因秋霜而震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
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
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
奇功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
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

陵約曰禦戎之
道在事文治修
武備以法制之
而已蓋戎狄之
性如虎狼豺貉
與斯人異類去
使之媚人皆順
也秦皇漢武乃
逞侈心以窮人
欲安邊禦戎
之上策耶

黃震曰秦之亡
固不專于開邊
一事然長城築
然百姓騷動故
其亡如此之促
至引武帝征不
義潤飾鋪張之
詞耳豈不入之
通論耶

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
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
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
敏於事故雖無礼篆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
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
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
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
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
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篆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
聖王累年仁篆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

茅坤曰此文李
舟大夫問卷據
古証今訓刺開
也生事之失詞
雖煩而不亂且
句法蒼勁可為
法

余有丁曰此言
勝敗無常見兵
唯必勝而危亡
成敗之機呼吸
入形可為用兵
生事者之戒

吳鼎曰引三世
德衰為文武不
為后嗣之計失
首甚矣周家八

其謂匈奴難苗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
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
聖王不兵加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
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
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童
即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
克舜之智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
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
為氣因時而竹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

百年之基固自
文武至于嗣王
失取亦先之冊
朱舜之商均先
舜無如之何者
宣王恭野中與
不可驟卒之德
藉昭王力口矣
卯

王守仁曰宣父
云無敵國外患
者固桓亡山游
論伐是之卒可
曰自非聖人外
爭之必有內憂
欲作是以為外
世即以此言矣

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因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
敗於茅戎今西南諸侯楚莊王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
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
一州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
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
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
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北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
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
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先皇夷子嬰係頸降楚
曾不得七王之倪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

交約口賈生云
仁義不絕而攻
守之勢異此統
尤竟雋水

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
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邠聖人得志
而驕不佚者未之有也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內品 鬼谷子 全

王維禎曰此鋪
張鬼谷之文出
于諸人之表蓋
戰國之士雜合
揣摩文章之詞
已極而闇關論
張陰謀秘說惟
鬼谷子世之不
可以戰國策士
之文此也

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
應對酬酢變詎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
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詞譚蓋出於
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絕也
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王慎中曰極深
研究易理神矣
而鬼谷子能守
之闔關之外此
是織緯術教之
法末易言也

錢福曰人動我
靜四句口氣却
似有道者平味
斷為鬼谷之言
也

陳后山曰深于
術教開口自與
人別

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
詭秘有金匱韻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代
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縱橫家
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
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
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
凡此之類其為詞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
德之祖散入神明之曠者不亦幾乎鄙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
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僂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楊道實曰今小
以序石鬼谷下
率術淵源出于
老氏而其寔及
皆之如李斯事
荀卿明王者述
禮樂李斯以史
李亂天下末云
鬼谷子嘗有書
責像秦夫既教
之矣又何責焉
一句斷案甚確
使鬼谷可起當
伏其辜

弇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著疑其偽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
以押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
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像秦又老氏
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
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詎而為像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
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
嘗有書責像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押闔第一

押音擺開也松
也排而振之也

虞集曰從上古
聖人叙未天地
之理不外開閉
宛之千變萬化
百物萬類之終
始只是開閉之
理聖人先知先
意不過明此教
人以為衆生之
先而已後人奉
事剛柔開閉也
張之用皆不能
外也
羅大經曰守司
其門戶一句是
提綱挈領
樓昉曰大率游
說之善者秦六
國死士所深加
韓非說難之詞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
命物知存亡之門開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
朕焉而守司其門闔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量能較其伎巧
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裨乃可闔乃可進乃
可退乃可賤乃可貴與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考
愆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裨反之以求其實責得其旨闔
而裨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

馮叔言曰開闔
一篇皆為說
士立個話頭蘇
子之悅仰變帝
變說陰情以據
繳乘危即是阻
此
楊道實曰凡刑
名游說諸家立
說必牽扯聖人
以駭世愚俗諸
子書大率類如
此
林希元曰天地
之道應前首段
聖人之現陰陽
不過因天地自
然之理而已自
古至今其道一
也

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忠即欲裨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家
貴微而與道相追裨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
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
人因而自為之慮故裨者或裨而出之或裨而內之闔者或闔
而取之或闔而去之裨闔者天地之道裨闔者以變動陰陽四
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以矣裨闔者道之
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
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闔之以裨闔制之
以出入裨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
和終始其羨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

二十九卷東華平
二十九卷見公
三

馮叔吉曰此篇
體格錯落散置
意思靡一
而臨一應如奕
棋布列錯放樣
播自然不亂以
文體之最雅
詣矣

揚道賓曰韓子
說雅篇大約與
此同旨而韓子
詞意俱勝此則
骨而少肉耳

林希元曰君子
之謂人情以理
此以謂變象
探索諸子之書
所以駁也不然

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
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其不
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欽欲高
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
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以聽真為知同異得
其情誼也動作言嘿與以出入喜怒由以以見其式皆以先定
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
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撰人而居其內
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
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此目之魚見形也

持言立論多合
人情胡擯之於
吾道之外耶
索了九曰意頗
幻冥而文字不
甚純正現者取
節焉可也

王維禎曰日進
前而不御遙聞
聲而相思劉勰
文心雅尤有此
語

錢福曰君臣上
下遇合之机理
最微妙不待其
術將求親而愈

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
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
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
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
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捷第三
莊子內捷外捷也關也門
限之木亦曰捷又戶瑞壯曰捷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
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
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
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

疎欲近而反遠
探情開說豈易
道哉

陳后山曰歷
歷也說得十分
痛切不見其類
而說之一段方
發出所以然如
根源在此

羅大經曰此是
一掃眉頭開口
不如以便直突
了

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逐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待其情乃制其術。以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必先知而捷萬物也。

抵巇第四 巇音僂巇山險也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者。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巇也。

閱如森曰事起
必有朕其始之
微如一隙之可
抵而塞也。細微
不謹至于不可
為力唯矣

馮叔吉曰上秋
毫太山用米恰
妙自古國家上
崩之解禍如江
山其始不過一
隙之微使能抵
之於發識其細
微而面之又何
危且之有

林希元曰戰國
之諸侯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就
其低者不過上
知審法自強而

巇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以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遠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諛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誑偽者。佞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罅。不可

卷之二十一 巇

已不足道也
袁了凡曰時之
一字用亦不偶

不察也。察之以押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天地之使也。世無
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
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箝。劫束也。鎖頭也。
簡也。簡音攝。箝也。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
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
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鈞箝之辭。飛而
箝之。鈞箝之語。其說辭也。下同。下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
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辭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鈞之。

象重第曰此篇
大篇制事必
先度量之亦是
探取鈞索之法
文字錯落可喜
可喜

王維補曰飛箝
之術說言語上
體認更為迫切
詞氣亦甚漂滿

陳后山曰用之
于天下一段大
開逸思而押闔
處鑿有據

羅大經曰此下
又為一段寫來
若斷若續卒無
斷續之迹

野芬曰中間枝
葉雖多。總是陰
陽開闔之術。作
事立說。皆本諸
此。

樓昉曰元作事
有件有合。聖人

或伺候見。嚮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于天下。必權量能。
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咀儉難易。人民貨財多寡。諸侯
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
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鈞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
智能。權才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
之。以非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詞。
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
可引而反。可引而復。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九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

九趨合倍反

卷之六

七

之制事也先審
時度勢凡所為
適與事會故曰
聖人先忤而後
合眾人率意恣
情視天下事與
不可行者裁一
毫手便有利害
始似合而卒不
可行故曰眾人
先合而後忤忤
合二字總是禁
慮計定作之以
飛箝之術
傳頁第曰引古
人為証而詞涉
傷雅
楊道實曰伊尹
呂望事實雖真
却以飛箝目之

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
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先知之與之轉化世
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
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
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
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
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
而化轉之然後以之來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
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

是把古人說低
了
袁了凡曰凡人
制事自當如此
非過計也

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
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
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睿量長短遠近孰
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葉重第曰此篇
之術凡事皆可
通行統用兵論
尤為難論孫子
審勢篇多與此
暗合
五值中曰此段
如雲霧峰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
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
曰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
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短君臣之親疎孰
賢孰不賢與賓客之知齟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

二一
二一

怪坤嶽有萬狀之勢

孫熒曰意篤若心而又實平易此是易人所難

申時竹曰揣情二字亦是前篇之意無人推原反以亦是縱橫家說出然曲盡人情之妙

胡時化曰眉山蘇氏權勢十篇中多與此合皆祖以說故蘇氏之孝君子其不執于正

諸侯之親信。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孰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

羅大經曰一結

至此最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螭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矣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錢福曰開口便說出正意。以段是頭腦。下方轉折。變換文勢。又是一机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窳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

陳后山曰揣摩以探測人情如探囊取物一符應

樓昉曰設餌得魚之喻尤直

閱如霖曰陰陽之說只是神机陰陽不可比方不可測度條陳曲折痛切詳盡如繫風捕影令人頭眩無從

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諛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于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教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必聽故

陳后山曰此詳摩之術下段復明其家踏定條陳折有力妙甚

揚道賓曰說彼衆人之無成功見摩非聖人不見用真不易之論也

鄧寄益曰火性燥故就燥水性濕其性合也事成必合於教說所必合於情亦是此理二合極

表宗道曰此說屬意匠心確有識見非漫無下筆者王維禎曰自是

物埽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象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均幾也佞言者諂而不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威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誦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

王維禎曰自是

高似孫曰口耳一段父勢曲折之妙起脫不凡

黃道開曰以等関鍵須自開悟全靠人點人引不碍

虞集曰文勢排用疊下如長江大河注之不住至介蟲之桿也數句又轉為波流深迴倫極妙

閔如霖曰五言之害自是實理愈深愈緒机辨不窮

决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其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馮叔吉曰讀此段以人情按之無一不真果是筆筆上畫出千形萬象

林希元曰戰國策士朝叩秦関暮將燕璧其探机同情慷慨談說人主之前或布衣而御相或如迎而先驅其所以開說者分明有權在也

黃鳳翔曰結知者身上去立意便高權術非知者不能用也

而談者知用其短也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宜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以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以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袁宗道曰三像之是法篇中主意看鬼谷子十篇謀論大略俱是揣摩探索神判陰譏之語須以意細玩之方能悟其機關葉重第曰司南車一設立个意思以起謀論文之絕佳者

為人九謀有道必得其所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像三像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益其分也。故變生于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

陳后山曰以段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把絕樣人來相形極為透徹當為古今名言
虞集曰此正詳其術看他連下數個因字又批其法動
羅大經曰計謀一段机關深入
樓昉曰此段却是韓非說難發

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十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

論出所未有之義
表宗道曰一篇
俱處變換隨段
生意權術密奇
之談淺深詳略
無不畢備然具
闕機闔張怪
奇似不可與
莊語讀者取節
焉可也

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之
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美之又惡故至情托焉可
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
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
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
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
也中正而已矣

錢福曰此篇先
論兵家之大凡
後乃次其事詳
之

馬理曰天者順
天行誅因陰陽
四時之制以兵
家之正理

陳后山曰孫子
之文有精華有
段前有眼骨有
次置有餘波照
遠把決分段准
述

始計第一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
見之故做模之為權書一句一義

孫武子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
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
路也主用者
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
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

林希元曰將所
吾計言制勝者
先選將漢祖問
魏大將曰不能
當信信問騎將
曰不能當與會
問步將曰不能
當灌嬰選將之
法三軍司命所
係國家安危所
關也
呂補曰廟美者
得美于廟堂之
上也後有廟戰
廟勝淮南管轄
皆本此

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
以佐其外常法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
邑陳舟於臨晉
而渡于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若實
須備之強而避之所長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以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美勝者得美多也未戰
而廟美不勝者得美少也多美勝少美不勝而決于無美乎吾
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
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
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往出背水陣又選一
千人人持一赤幟華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

入趙辭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
口以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收關與領兵去即卽三十里而止令
中軍曰有以軍事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竹伏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關離城五
十里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關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呂蒙誑稱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陰
遣蒙扁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

斬因敗趙括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段頻字紀
明武威姑臧人初奉孝廉為憲陵園丞遷遼東屬國都尉鮮

卑化塞頻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頻潛於還路設
伏悉斬獲之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相去五里夜
淨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

破吳兵又如岑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擊破秦豐南郡人據黎丘

魏楚黎王

二二二名史釋平

遠而示之近欲遠矣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為必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

水墾渡河秦破魏兵

利而誘之李牧以利引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採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謝玄與苻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

使軍皆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敵入兵敵盛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開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悍難與爭鋒堅壁

拒守待其飢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掩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

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如甯頊以千里馬問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于甯頊甯頊怒而滅之越子率軍

與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秦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敵入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

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

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由是不所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問趙王曰燕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

今怯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燕頗而用括秦晉合兵伐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于晉於秦

於秦無益也不如舍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於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意乘而破之呂蒙因關羽撤兵而取

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而襲之

○作戰第二

盧集曰歷叙行師之費日至于金爵官稅在外

黃鳳翔曰久暴師耗兵挫銳以鈍兵而能挫銳師曠日淹久雖銳亦鈍也故敵人窺而來挫之

論以訓曰役下再籍口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銑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銑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立後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拾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東羅馬甲曹弓矢戟楯矛櫓丘牛犬

國發兵糧不三載言始用糧後因合于敵善用兵者莫不如此也

錢穀曰未旬應前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苾苾杆一石當吾二十石苾苾杆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立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于困屈若祿山許遠設奇殺賊甚至後唯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也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于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唯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于師旅者必其糧之遠輸也

八

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
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今以七十萬
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
衆而百姓安得有貧者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百姓近于

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待不空竭矣百
姓財竭則給于丘役供給之事在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

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
丘計十六井甸計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

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
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荆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備密使人

卜賜潘鴻時財貨比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何
足介意衆皆奮勇願戰遂破潘鴻趙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

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上疆
耳由是將吏成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櫓

轆轤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大補也

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踞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

勝其怒而恃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

而上如緣之緣牆必殺傷士卒
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

舒芬曰欲攻敵
必先謀故曰謀
攻全國謂與師
深入長驅拒其
都邑絕其內外
敵卒因來服為
上如曹彬下江
南克城之日一
不妄殺是也

葉重第曰兵法
以十敵一則圍
之以五敵一則
三為正二為奇
以二敵一則一

二十一

卷之三

十一

為正一為奇若
彼均敵則設
奇制伏以戰若
必之不若之則
小不敵當大或
高僻堅壘成避
匿可也若小敵
愈堅而不思避
必為大敵所擒
此足上句也

下故兵不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
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
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從中制而不糜繫之
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
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
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
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
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

坐失鮮不敗矣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累而降及宋曹彬取

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取南燕曹翰取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鐵脰尤未大鎗及赤眉之類皆

能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

其次伐交

其次伐人之交成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張羨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隋何于黠布

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臨敵或

入敵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

為將者以其日夕不勝其忿使士卒

據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
此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番
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
燕將聞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慕容恪築室及
畔戾固圍壘終克段允于廣固兵不血

刃是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漢沛公取秦晉
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十則圍之以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者如以
若王弱客疆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攻後衝東擊西而攻取
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能處之我軍少於敵且暫處之同其隙而乘其弊然後
衣而掩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

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飽彼飢雖少亦可與
衆者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苻

堅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
高歡十萬何必逃也

不知軍之不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縻軍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
之不可以後進而命之後進是謂縻繫其軍者也

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必令決戰係皓
臨滅賈充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

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于敗漢唐
多以中宮為監軍其縻軍之患如以

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吳起所謂有不十而與之戰者
入有不戰而時之者六

識衆寡之用者勝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
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剪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之已之
勢力強弱與戰或一勝或一敗若

王猛臨終謂符堅曰晉雖解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
皆江表偉人未易圖也符堅不聽其言舉軍南伐曰吾士馬

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泚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己之強也

軍形第四 形兵之極至無形無智名無勇功以謂軍形

樓防曰兩軍之形我動則彼應自備固其守備以待敵之虛辭以兵家之要務也
申時竹曰韓信背水陣破趙李想雪夜擒吳元齊諸將多不能解所謂困兵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人是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借勝勝已敗者也

閱如珠曰以丈尺天地安營布陣然後料量難餉然後有多少之數然後稱較彼我之勝負

王維禎曰勝敗之常用兵之法當以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也敵人有已敗之形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勝善用兵者修直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干仞之谿者形也

稱生勝 尉繚子曰無過于度量度為百十數為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兵勢第五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許國曰首四句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闔衆如闔寡形名

起可正一句凡

二十九年合戰為
正後出為奇

馮叙吉曰以破
投卯是以至矣
擊至虎擊喻奇

甚
傳可謂曰出奇
處置無不盡神
而文字亦高出
一頭地

顧高臣曰亂生
于治數句皆毀
形匿情如楚王
之毀軍納道以
節董成冒項之
見弱欺漢使皆
數十輩知以法
者

是也金鼓曰名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

之所加如以破投卯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

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然而更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

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

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攬弩節如發机紛紛紜紜聞亂而

不可亂渾渾沌沌刑圓而不可敗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

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為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

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

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

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

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分謂偏裨率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
治百萬之眾與治寡同以
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
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鄒伯禦燕師
以三軍軍於前以
替軍擊其後是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難禦其
節短節短則易勝如麴義破公孫
瓚發伏于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
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象

高似孫曰以利
誘敵人遠難具
疊而以情說擊
其空虛孤時是
為奇兵
張之象曰此扁
論攻取必先形
勢故以兵勢各
末結如轉圓石
於千仞之山者
勢也應前有法

二十一 孫子兵法 卷之十一 十一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渾渾沌沌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

花之類隅落鈎連曲折相對擊尾首被擊尾首救豈可敗乎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

勢之必勝不責成于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權領兵十萬圍合肥典與遼將數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不拔而退以擇人任勢之道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

康海曰通篇終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為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文首尾與

應較他篇更旬句粹密

錢福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句自為一義奇正相生須仔細分曉

陳后山曰句自一義歷觀前史用兵勝敗得失之形萬無一失也

舒芬曰見敵之形則我專為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為十以防我

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所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

二十一 孫子兵法 卷之六 虛實第六

樓昉曰敵不知我所出則必分兵以備我敵既分兵則吾所與接戰者寡矣敵傷我之則則在後者必少防後則兵在前者必以

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後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王慎中曰此數句即前文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至于無聲無形者也至于以一篇主意方露出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盈虧

先處戰地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來則士馬閑佚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段昭結陣以待敵突之至是也

後處戰地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儂城是也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則佚致于人則勞如耿弇多伐樹木楊言填塹以攻巨里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誘之也如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

是也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能使敵人必不待至者害其所

而解耶

佚能勞之敵人本自暇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隋伺陳收

病之

飽能饑之敵人本饒糧餉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飢如周亞夫

欲應絕韓信輜重曰起張二奇兵以劫趙括使內陰相殺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陳直指襄聲言

搗其巢穴賊見兵出果來敗之因縱擊大破其眾史駢擊薛

出其不意掩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

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

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行于空虛之地雖千里

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

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奔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

一目拔之漢末朱雋擊黃中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眾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

而吳兵果奔西北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如司馬宣王計

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搗其巢穴文懿出兵

擊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士會請秦伯襲擊趙穿於
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

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却雲入營使大開偃
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由陽平使魏延等并兵
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
自若勅軍中即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
去是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
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

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
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三沙以計也
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鄴山之待自致萬乘以皆為身
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遺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儼
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
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干城峻其陣堞以待援至是其
策若准于移動據守羅高是其下策儼曰定出何策對曰蕭
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皇外畧且緝備而

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恋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即必月
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以二
為事以
為法

任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相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
之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

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准不可
以取勝又將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必與生也
謂形之以弱則敵必追形之以強則敵

必退如韓信破趙洋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
軍皆殊死戰不敵趙軍欲歸壁見漢赤旗遂亂遁走又如
韓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之候其乘渡
决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以皆形之而
彼處於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
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

邑中軍知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
梁成知敵之不足

許國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是也

李奎曰後人發先人至是明于度數先知素近之計軍爭之利在此神妙

錢穀曰百里爭地則州地故三將軍皆為擒齊軍入魏地所消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馬陵萬弩俱發魏軍大亂若道近而至者多故無死攻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含莫難於

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兵

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

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

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

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

御尊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

口補曰眾之耳口在吾鼓旗不亂靡鼓不衰

有兵敗戰此而敵音不衰至於迫鼓旗之係非未即也

顧鼎臣曰即前降實擊虛之說治氣治心治力治變以四樣眼日分曉有休

張之象曰左傳無扞採樵者以誘之絞人爭獲採樵者而覆諸山下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

掠鄉分眾廊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

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

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

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

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以治氣者也以治待

亂以靜待譁以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以治

力者也無敵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以治變者也故用兵之

法高陵勿向背立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

東海曰司馬法
曰圍三而闕一
也

過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奢救關與去國

人日不竹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

軍爭為利眾爭為危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委軍而與人

不能及如符堅以百萬眾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

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率至于

大敗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吾

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軍而爭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猶有蹶

中五分先至而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

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辭甲三日不食

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司而事異者不可執一

論也以兵家變通之妙策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用波處鄉人引導若吳伐魯鄉人

不動如山趙奢攻關與去却郭三十里之地

難知如陰馮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注狗邑閉

動如雷震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霆之震擊使彼不知所

闕與發萬人拒

此山而勝秦

此

二十九日身... 卷... 十七

掠鄉分衆 掠於饒野 三軍足食

廊地分利 平易之地當分 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趙與吳夾水相拒越

為左右勾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公兵禦之越遂潛涉水當中

襲破吳兵陸遜攻費棧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

譟而前應時破敵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

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弁師至駭而此走齊賢

伏兵播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多張

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

恐宮曰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佈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

作氣月而哀三而竭波竭我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

氣者也寇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

軍聞之陳勳恂曰奔擊大破之此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張

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八百人被甲待戰

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旦戰自日中吳人奪氣遂

修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 文憲阻水為

陳以拒齊領軍段暢曰觀公言詔不是凡人憲曰我齊王

也編指陳王純已列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

心者也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茲矣安得渡生

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茲矣安得渡生

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捕道去仁貴

曰進擊大破之此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擊其惰歸 唐太宗與竇建德戰于泚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

待敵氣衰陳夕卒飢必將自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

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垂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

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 法有曰新氣勝是也

留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謝玄待苻堅退軍而亂擊敗之是以治

待亂張遼靜坐于中軍而誅其反者是

以靜待 譁也

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當督左甄許

朝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

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

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

後射雖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戰敗鳴三鼓兩戰敗鳴六鼓
自旦至申兩戰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
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
騰躍奔赴魯遂大潰此以供待勞周匝夫平七國堅壁拒守
絕吳楚糧道待其飢疲出
兵擊之此以飽待飢也

高陵勿向背丘勿逐 敵兵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
敵人已背丘而陣慎勿逐之而與爭若

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督
勇苛而勢力均者如此至於劉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遠而
陸遜四面處之工崩瓦解者是以勝兵
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哉

佯北勿從 敗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々紛紛雖走
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斬龍且皆佯
北也惟其從
之是以取敗

餌兵勿食 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糧重餌
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

歸師勿遏 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若曹操征張繡劉表遣兵救
繡操將引還表與繡兵合拒險遏其歸路曹操

鑿險為地道設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虜過吾境
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段業弘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
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繼之以為後
畜業不從率眾追之為弘所敗

圍師必闕 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或可因而
擊之若後漢臧宮圍妖巫傳鎮寺於武原攻之不

下士多死傷光武命開圍弛守賊眾分散遂斬鎮首唐李光
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今開南角以縱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
滅其眾後漢末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開門俟其出而破之曹
公圍壺關遼攻之不下曹仁請開生路遂破其城

窮寇勿追 窮寇焚舟破釜求決一戰若夫緊王謂困獸於圍
不容闔閭迫楚師趙克國遇先零棄輜重欲渡湟
水克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於虜
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

高似孫曰變其
王得其所用有
九可以知武子
之兵專用奇勝

林希元曰兵之利害至微至隱利當思害當當思利若專起于利必為敵人所誘專於思害必至遲疑失机

袁宗道曰見利畏怯不進愈速疾爭者可怒侮而致之黨者可汙辱以致之愛民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通上五危皆不知九變之過也

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後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於可殺必生可虜愈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賴凡此五者是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知兵法者不可不察也

絕地無留

危絕之地慎勿留止恐為敵人塞其險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澗天非天羅天

陷天防之類

塗有所不由

周匝夫征吳楚欲經峭澗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於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峭澗阨狹之間將何不從以右去交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索澗之間果有得吳仗兵馬援討五溪武陵不由亮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多疾亦病卒

地有所不爭

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却城侃謂却城之地隔江在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以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以又非所資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了詳如張方之在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賓道方曰兵

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為勝耳

屈諸侯者以害屈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

夜潛進奮力迫敵遂致克捷

忿速可侮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以處山之

軍也絕水必遠水容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

利敵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以處水上之

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茅甲曰蕭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也軍即行軍也相敵相敵之也相敵相敵之也實動靜也葉甫第曰半渡勢不便故可敗川兵之所以爭

者

王維楨曰軍之行住處只有四處山處水再上

處斥澤如平陸四者各得地利

自足以制勝黃帝時四方諸侯亦稱帝黃帝以此勝也

申時竹曰上流雨水驟至待其定而後可步

何孟春曰用兵當遠六害令敵近我背之則我利敵凶

趙瑄曰敵情不

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以後生此處平陸

之軍也凡以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

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

其陽而右背之以兵之利地之助也工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

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蕪葭林木蘄

營者必謹覆索之以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

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章

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

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

可測必有形見
乎外察其形則
知其隱微之情
以三十二者是
也

顛元曰一句一
豕只一篇中儘
售用不窮况十
三篇耶

姜至曰先輕敵
後問其衆則心
畏之始秦符至
欲投鞭斷流李
問風聲鶴鳴失
為晉兵又如後
齊王曰卿輩勿
石即使我心膽
墜落矣

黃道開曰自近

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則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伏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兵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鈇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論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本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從。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

而靜者至欲休
息也。至敵之奸
偽如見絕妙之
論

武是謂必取。今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絕山依谷

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日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

羗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羗

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是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以三者處山之軍法也

絕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之則引敵使半渡而擊之一則使我進退無得如魏將鄧淮遠

水為棹劉昭烈

知其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敵若引兵過水而來與我

戰慎勿迎之於水內令其半濟行曰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破曹劄於泥水公孫瓚敗黃巾賊于東光

薛萬徹破寶建德於范陽
皆用以術半濟而擊之利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

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慶父與楚軍夾泚水而軍慶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無附水而迎客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夾水

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蕪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據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及欲處其上流無迎水之下流也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

地氣溫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外後生以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

陷之處使軍傾于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恃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諸葛孔明伐魏中兵渴南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兵眾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

軍不能無百疾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際必亟去之

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

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陰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礙騎者為天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際

其所居易者利也

其所居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漢昭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與

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如趙奢善養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遺燕將書謂

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後驅火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使來辭強又進驅片欲脇我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十以帶甲二萬去晉

軍一里。声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
得事君，亦在今日。褐歸，謂晉右曰：吳王之色，猶有大憂。吳將
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行人
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
者日動而言，肆俱
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犨。

孺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鳥集者虛也。楚伐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幟有鳥，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遁矣。此皆見鳥集而知其虛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匝夫軍中夜驚，擾也。長社夜軍中忽亂，遼中陳而兵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瓠不返，其舍者窮寇也。瓠，炊器也。懸瓠於外，示不復炊，暴露于外，不復返舍者，窮寇也。凡其舟破釜，欲決一戰者，以皆窮極而無措耳。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剪為晉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傳夏善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所論山水斤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高似孫曰：地形二字即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字。

看晁錯上兵事
一曰得地形本
此

陳后山曰隘形
者左高右山中
有平谷敵勢不
得挽我之先居
之必須我兵宿
山滿谷前齊隘
口陣而守之以
出奇敵若先居
此地者右陣弗
後是也即半隘
陣者後之而與
敵共利也若
地勢尤險隘則
引而去之不可
致十人
張之象曰用兵
最務先鋒先鋒

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
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
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勇銳則士氣
壯而敵人挫威
也
林布元曰趙奢
令敢以軍事諫
者少許歷不避
死諫而先據北
山得勝以國之
室也
姜室曰撫軍上
當恩威並行息
過則玩而不法
威過則暴而不
親在有能之將
叔之得其道耳
顧鼎臣曰以下
總是料敵制勝
之道

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
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係，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
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
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
知吾之卒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之卒可以擊，而
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
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以行也。晉師必敗，又魏錡求公族，諸

梅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
會曰若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行令
曰雞鳴而駕唯子馬首是瞻栾黶怒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
遂棄而歸秦伐晉趙穿怒史駢之佐上軍也自以其屬出是
以之類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逸鋒曰北凡戰必用
精銳為先

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解
單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苻堅是也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思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息則卒
如驕子而不能使以曹公所以割髮而

自刑卧龍所以垂淚而後戮揚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受自
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

不親附而不可用以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軍
如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唐太宗曰吾嘗臨陳
先料敵心與已之心

詭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
洋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

不可戰之
形得矣

九地第十一

上言地形之常此言
地勢之變言尤懇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

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也

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其利彼得其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

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

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

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

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

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

羅大經曰楚安
點布戰為三軍
欲以相救為奇
或說曰兵法諸
侯自戰其地為
散地今別為三
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
不恥布果彼其
一軍其二軍皆
下

顧克曰死地前
有高山後有大
水進則不可得
退則有碍故疾
戰則存不疾戰

馬理曰善用兵者必先求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于人求勝于故若不合于利而處動則前後不相及敵反得以其制乎我矣

趙瑄曰不求索其意而自得禁妖祥之言去疑款之計皆兵家之正吾上無餘財以下乃持必死之計

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問敵眾寡，而將未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

呂補曰：此是士卒用命，可生可死，而不可使降。北兵之最難敵，人能解得，以意將用。

舒芬曰：同舟過風，則吳越可使相救，患難同也。自古有能之將，能使士卒用命，用三軍若使一人，分明是生於死，同以之故，破軍擒將，所向無不敵者。

葉重第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此段言机深。

交頤。授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敵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夫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九為

出密民可愚而不可明

機坊曰圍地者前狹後險進退艱難被圍者也

何孟春曰前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為不知九地者言

錢穀曰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也絕天下之權交壽天下之權故咸得伸而自私

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

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

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

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

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

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

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御導者不

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

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

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

明如孫曰三軍之衆用之若一人而無有不齊者賞罰明故也

王維禎曰詳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面擊之示之以開空虛弱之處敵則并用而利之千里可擒其將也

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

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

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舉政之日夷關折符無通

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

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

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諸侯自戰于境內為散地散地者以其士亦有內顧之心而易散也

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圖志為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臯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坐困建德十
萬之眾是也

散地則無戰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無令與戰若敵

輕地則無止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

爭地則無攻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

不得上是也昔楚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

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頭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

去疾而據洛陽武庫倉敖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

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夫天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

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此

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果敗

輕地則合交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勸和旁國然後進

右向角必
然取勝也

重地則掠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

圯地則行圯壞之地難阻難處宜速行如卒遇敵便當據險

乃能勝
之也

圍地則謀前有強敵後有險欲進而不能欲退不敢是以圖

寡弱之形敵備我必輕同力勇擊

死地則戰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號令三軍塞井夷憲并力

戰者亡
窮而不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杜牧曰委設變詐以亂

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彼則必備而

眾分使其怖攝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能聚集其名為

善用兵者也

先奪其所愛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

清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唯我是聽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凡為客之道深入重地心志專一主在散地故不能

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閉其鋒不可當以下皆言為客深入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則不得已則闢

之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惧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悉力而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止妖祥之事絕去疑惑之計則士卒至死而無他倘士無必戰之心則亦有一卒為神師而破莫是也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為之人事變其所發之謀使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臨淄裴行險令軍十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焉使諸人皆無識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所居之地莫去險而就易或舍近而趨遠或舍平而取隘使人不曉吾所慮之謀如韓信使萬人背水為陣而趙軍為啖鄧艾走陰平而眾人不說初焉人豈狘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衢地也四面通達于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後險受制于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必專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指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

圍地吾將塞其闕既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日當塞之
神武于高俊山時神武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
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成戰四面奮擊大破未
兆等是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于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
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卒而必窮欲爭
迂直之勝圖深八之利安能得其便者乎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券士未
濟初出眾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
而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政之令者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必地然後生項羽沉船破譙示以必
秦將歸信使萬人皆水陣洋棄旗鼓走
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

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令進敵欲退則緩之令退
以陵我且示怯以驕之奉順其意設計

之若東胡求千里馬于冒頓冒頓與之又求
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既驕不為之備遂滅其國

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軍政初奉之日夷塞關梁折
符信無通使命恐有智能之

士如孟張談委敬之類世我事机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
而反為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遺之是也蓋兵
法有常變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
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
恐秋至而彼不來也

火攻第十二

申時行曰葉水
心云以火攻用
間者之疑孫子
亦有未盡之
者
霍詔曰以少攻
多擇日而又相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

四曰火庫四曰火庫
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且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
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以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

敵之動靜而進
行火有因如黃
蓋隨周瑜拒曹
操於赤壁建策
者是也四宿其
畢置於四星乃
好風之星也
馮叔吉曰陸遜
大其營蓋火
其在江道以雞
數百連以長繩
繫火于尾以燒
若眾田中以牛
數千披以五采
旄文未及于角
係火于尾以焚
騎劫後周時段
韶火等破百公
後漢時皇甫嵩
縱火攻破黃巾
但火慘烈前古
未有孫子所謂

攻火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
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後之不可後則止火可發
於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城下風書風夕夜風止
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
強水可以絕火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
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
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
上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存者不可以復
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以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人用火焚燒其人也如陸遜勅兵士各持以把茅以火攻
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馬習等而昭烈遁走黃蓋以

不河已者也

舟載燥荻枯焚燒魏
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火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
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穎之策遣人因

風縱火燒陳諸時
陳人益慙是也

火可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
可發之于外不必待作于內

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遲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
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

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遂絕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嵩
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問出圍外縱火城上卒燎應之

嵩因鼓譟奔陳賊
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壅塞
水火至使就軍分而為二因奮擊大

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
一說敵以水灌我之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

子夜殺守堤吏決水互灌智伯敵以火焚我之可以奪之如
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兵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一

許國曰古者八
家為隣一家受
軍七家奉之通
計其數故有七
十萬家

李淫曰戰必先
用間以知敵情
然後前數條動
不忒笑

陳后山曰五間
微妙通神非上
聖不能用以言
誠當之問豈易
用哉

守守蓋曰問者
窺敵之情以告
于我假偽善情
以告于敵非親
之不可使實莫
厚于間如漢相
捐金數百斤密
陳平出入非聖
智不能用問三
句只是足王意
見用間之難

林希元曰漢用
陳平以間亞父
秦用白起以間
趙括齊用田單
以間切奪之
兵用間微哉
王維積曰孫子
十三篇意思筆
力俱高若他人

法千變萬化
不可執一也

用間第十三

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
不能困而反間尤深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
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
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
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
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
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
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

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
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莫厚於間莫密
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
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
皆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
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
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
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
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雖有制勝科敵
之番今其考書
以自見必不礙
如以之迫切無
滲漏也

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火功以兵之

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鄉間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當擊寬以金帛而齊人通書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

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罷廢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潛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五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犂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為不知而厚賂誘之反為我用如

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死間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世于敵人之間也死間之事非一如卿生見烹于齊王及趙宋

時曹大尉使僧吞蟬丸入西夏而并其謀臣亦見殺皆是也

生間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婁敬之規匈奴秦使之入晉軍是也

非聖智莫能用間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通智深思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

德不能任使間使息以結間之以心斷以决自已之惑彼以不疑然後可使出入于萬成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淵微精銳者不能得間使之實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起我者如秦間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謀已之計故秦

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獲其用間之妙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外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

者與告俱坐以死一惡其泄一戒其口也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温公所著也公年甫二十登元進士第後棄官避居肯田山中發憤著此書都離者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

王鑿曰士必有先見易曰知幾其神乎

何寬曰慨世取士之識其非斯無其失不則不免不得其人而卒至取之也也郁離子以三代取士廣求而不問惟其賢而已今不公天下

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
詩註云天降雨則穴野處者先知故蟻出穴野
之將霜也草虫知之
季秋之月霜將降則百虫蟄
至故或徙焉或蟄焉
伏于土曰蟄
不虛其知也
言貴知之於早
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
詩云於瞻四方靡靡所騁以之謂也
是為人不如虫也
憤世之甚
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軛
負軛者以牛用羊則潰
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
驂服以馬用豕則舛凡車之駕兩驂在旁中用兩服
知其不可以其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
古

二十一卷 郁離子 四四

之賢而取諸胃學優則仕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言者以身言不問其系族世家

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士書曰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

常之選也像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言語云乃不公天下之賢

而悉取諸世胃世祿之家昵近之都那監為之即公麼是愛國家不

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是故縣黎之王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處頑石之中而潛于

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可以水無故而舒其光使人

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鑄發矣開其扁者桂樹之輪困

結膠與栲櫨奚異詩有栲櫨而本斤尋之斧斤不憚阻遠者何

也以其香之遠也故人欲人之不見莫若吻其明自翽欲人之

不知莫若瘖其聲自聾是故鸚鵡繫於能言一名綠衣却明皇

蝮蠱獲于善鳴詩如蝮樗以惡而免割詩山有樗以苦而不

烹孰有甘有苦何不翳子之燁燁燁燁光明也詩而返子之冥冥

乎詩云鳳飛翮為舉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民畏法而

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民恃赦而多書曰

刑期于無刑又曰青炎肆赦以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使民

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必死也則故著鮮矣故曰生人赦者

所以矜養愚者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故僥倖之心而教

人犯也故曰殺人至於禍檢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穿

非所以為訓

唐太宗發囚

不可輕赦則如

加于小人知夫

施於君子刑罰

葉重第曰信義

非所以為訓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哉焉

王慎中曰

者易汗燒者

誰余

意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宜宣陵

意

虞集曰士之盛

潤如良玉美璞

馬理曰人而無所長忌幸至過及者當以蒙人為戒大類天下皆是

也本以思者民蒙人衣後視之衣後視乃豸獸以適壙壙野外地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彼知虎畏已不返而矜有大志

肆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孤獸虎立而睨之其志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蒙人忽不畏知晏子泛于河

中流而忽溺水渦煦而出之渦旋得壺以濟岸壺可以濟以為

天祐已也遂矜以歸而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

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水泉縮而潛魚驚魚以水為歸霜鍾鳴

而巢鳥悲鳥以叢為歸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賢者所食致民民之所淵致

魚魚之所數致獸獸之所林致鳥鳥之所臭致蠅蠅之所

閱如霖口論致人之首而推至致思令人思積

康海曰現映一段可為致思者戒

委昉曰井蛙不可語海夏虫不可語水類然

羅大經曰易色之鳥乱常之木苟脚独不以為

利致賈賈人之所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知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思者三年得其術於是

壇其室之北隅屋漏暗以集思至而多無以食則思何益

則相帥以為好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歿而藝其室隣里莫不嘆

之甚矣致思之為害也澗谷之繩澗谷不可以陵洪濤陵濤高樊之駕即藩不可以御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有虞氏有白鳥集於庭白鸚鵡即鸚鵡也一名鸚木連

理者後漢時有連理木出群臣皆賀荀卿下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

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上下和同四鄙無事都鄙無外變鬼神鑒格而
 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不來實意碩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
 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
 聖人為上聖王出為祥豐年次之年歲豐登為瑞鳳凰麒麟為下見物之不
 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物物之殊者詭色之
 怪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
 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
 省曰吾何德以來之仰德承休之意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
 躬自勵畏其潛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
 吾何戾以致之反躬自責之意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
 錢福曰宋景三
 美言而英感退
 何孟春曰其以
 下李左人之口
 吻

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
 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灰于湘屈原沉于湘羅
 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賢士皆為秦用耕夫牧子莫不尸戈以拒秦老弱
 餽餉水旱相仍相因而至飢饉無蓄年飢又乏積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
 郊無補楚國之罅漏空際而况於易色之鳥指白鳥亂常之水指連
 乎指連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郁離子曰虎之力于人不可倍也虎利其牙爪而人無之又倍
 其力焉則人之食于虎也無怪矣見虎之用力與用其爪然虎
 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
 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大意在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
 盧集曰以虎之
 用力喻人之用
 智以虎之自用
 其爪牙喻人之
 用力與爪牙者
 勝耶用智與用
 物者勝耶是知
 趙瑄曰格言生
 論荀卿以言有
 益于萬世之君
 國者

人之用智物勝
也人亦何憚自
明而不用人者
耶

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較彼以相勝之勢用一不以一敵百。
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便有
之意。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
類也。

以刑守關。刑者無所馳以瞽聽樂。瞽者無所雜取其專也。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始耕于齊取其原為稻。稻

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反常失梁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

無儲。于年而乃視於其友之用。莫不如所言。以獲見順物性者

乃拜曰。予知悔矣。始悔亦晚矣既而商於汶上。謙叔又行貨

林希元曰。蹶叔
三不折而三悔
卒終其身。今人
喜為妄。而不
恤人言。卒噬臍
無及。大率是此
類也。

楊道宣曰。悔至
于再尚。尤不悟
世寧有知此之
愚者乎。即離得
警俞之術。為世
大戒。

以相貨之。急于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果

至。輒不獲市。為有力者所奪其友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籠聚天

時。來利必倍。時貴則散之此白圭之所以富也。人棄我弗

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治

而。至十年乃知。他日以船入於海。船叔又泛要其友與偕。則記

濫而東。臨于巨淵。巨大其友曰。是歸塘也。海塘朝水往且不可

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江水九折入九年得化鯤之壽。噫

之以還。鯨濤翻浪渠始比還而髮盡白。形如骨腊。形枯而無人

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

如日。指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言悔之人謂蹶叔三

王慎中曰好賄者以玄石公喻之自掩袂羞慚矣大似酒德論

陳后山曰未結句首思足而文欠莊潤

悔以沒齒終其身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貧人賄賂為齊謂秦龍先生曰小

人今而痛懲于賄矣言不復受財惟先生憐而進之望其進用又黜既用

以好賄賄黜秦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昔玄石善飲或飲

以為醉灰塗之與酒諭其家共五臟熏灼始火之熏肌骨蒸爇

如烈甚也百藥不能救酒之病三日而後釋酒始醒謂其人曰吾

今而後知酒可以斃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過一同

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古人三爵不明日而五之更又

明日十之又復飲又明日而大酌記曰大忘其欲即如前

所困亦忘之矣故猶不能無食魚魚性喜雞不能無食木重大不能

無食臭天性在性之所耽不能絕也喻性之所在不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以草障聞哨之聲發之而得雉山

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福繼為蛇傷反柳離

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戒也天下有非望之福可作得亦有

非望之禍亦有可作

鄭之鄙人學為蓋兩具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

桔槔治田器即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

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舍

其年已老其年已老柳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少

馮叔吉曰擇術在已得天任時人且奈何

羅大經曰禍福多有出于非望彼數倖以望其獲者似可味矣

馮叔吉曰擇術在已得天任時人且奈何

霍福曰知旱涝之足夏人當備之於未涝未旱之先

王維慎曰多疑微倖之夫滅足以敗人之國奈何世之人而又用之何哉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涝。為水所傷人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以備旱弗聽。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倍其勞焉。故曰旱思具舟。以備水之用熱思具裘。以備寒之用天下之名言也。

柳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優微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逢迎者多至下誤事其微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亡忌憚者率至下誤國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揜其明。正不可與共事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正不可與定國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

莊子曰天道之好善惡惡有定理君子與小人較其數不勝小人卒有以勝于君子者以人亦可以勝天也天何戾之有哉

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盜子問於柳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為多。鳥為二禽名周而鳳凰少。鳳凰羽長皆瑞鳥也豈鳳凰惡而鳥為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豺狼二獸名豺能食虎狼子野心皆惡獸也而麒麟少。麒麟毛玉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即蔬食也而監立。即建者豈監立惡而稻粱善乎。天下之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善乎。言天以善者為善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言天以善者為惡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言善惡之權天不可得而主之將善者可

何孟春曰似有
橫機時諒之未舒

欺惡者可畏而文亦有所吐茹乎吐也茹納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而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疾乎抑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哉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則辭窮於予矣

馬理曰東陵侯
之問卜而季主
夜之以人笑于
物當自听而不
當听于物斯言
誠是也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為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卧久思起起來久蟄者思啟蟄閉之久久冬憊者思嚏憊思以開之情慙之極思解素吾聞之畜極則洩於散也悶極則達熱極則風雍極則通一冬一春靡能不伸一起一伏無性不復易无平不波無性不滂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俞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羅人經曰豈有
非所之感節陽
之非也謂之令人
髮上指矣

却守益曰昔人
云畫棟朝飛南
浦云珠簾暮捲
西山雨至今安
在哉

侯曰僕未究其粵也願先生率教之率然也終其教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無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善所以枯草也龜所以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言宮室之變荒榛斷梗昔日之瓊甍玉樹也言景物之變露蚕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言音律之變鬼磷螢火昔日之金釭玉燭也言用度之變秋荼春蕪昔日之象白駝峰也言植物之變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言奢侈之變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

之矣何以下為

樓防曰天之道動靜光端陰陽无始大象元象至于不可知其天之神乎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窮極也極之外物也天無極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楚南嘆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如平作太初曆傳一作作太初曆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即渾天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即土圭步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伏羲畫卦文王周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睹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无遺漏而天之所閱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以天有極處人不可知今又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錢福曰直言諛言善於自知則有以辨之而忠和分矣

王維禎曰非留中有一段灼見利害之原則忠邪幾于無辨

陳后山曰天下有激之而成亦有激之而變者如熙豐元祐可鑒也

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直言終至於厭聽諛言人皆知其為邪而不能不惑諛言人終為其所惑故知直言之為藥石而有益於己藥石能生我也然後果于能聽知其為美而誠聽之知諛言之為疾疾而有害于己疾之疾者其毒滋多然後果於不聽知其為害而不聽之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以直言之善也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以諛言之惑人也唯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柳離子曰石激水水遇石則叫號山激風風遇山則撼汰激姦姦以法繩之則亂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束縛抑之甚阻抑而吏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

馮叔吉曰孤臣
孽子每感憤
不平讀之胸中
起磊塊矣

哉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馬已亡而方治廐即亡羊補牢之意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

肱而學醫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

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復國而成伯業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

滅夫差佐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倦卒知武子囚於楚而後

歸相晉侯光復先人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

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發冢鞭尸范

睢折脅拉齒棄于箒中而後相秦後更名易姓為張祿丞相斬魏齊者以三

君四大夫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葉落葉同腐

上壤卒于朽腐無用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

其耳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使自暴自棄則安有以如七月之旱亦

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穉若再芟治之尚若以為晚而遂棄之

田卒荒矣無不治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紛子游于園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

也物順人意而不驚擾洋然有喜色盼子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問

道以致之能如此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順其性

故能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猿以性所欲沼處其魚

鱉以性所欲而澤處其鴻雁乎性所欲王曰然沒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猿猴稻梁飽其鴻雁乎雞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二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猿猴一日無果鴻雁一

虞集曰托物諷
諫婉切賴直與
孟子告君同心
今齊宣大賠李
伯其國盼子與
有力焉

日無稻梁狐狸一日無鷄鶩則王能安之乎。又以不遂所王曰

不能也。三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侯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鱉

則王能馴之乎。又詰以梯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為

獸魚鱉無不得其所以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言鳥

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以豹能拯三晉合兵伐我侵居東至阿

地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以虎能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

鼠竊小敵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以狐能戎卒相持

千里餽餉孫子曰千里餽餉士禾黍不登倉廩空竭言飢無人

以理之臣請舉雁。以雁能理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便至無

人以應之臣請舉猿。以猿能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

人以明之臣請舉獫狁。以獫狁能力本無背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關之臣請舉狸。以狸能而王可以坐鎮國矣王勃然色變

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桑麻

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以句轉掉而王之待士未見惟

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言不能順未見其處之必以其處言不

費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言不能則王之所重輕待特重人知

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素也言有不率範之以王之矩

林希元曰三句

摠括上已盡更

不費心思

諸人口吻

舒勞曰以丁方

條陳時事明目

張瞻言之類淳

于說江乙顏儒

諸人口吻

諸人口吻

諸人口吻

壹集曰法言能使人從乎於此

王風邶曰以鳥鳴進諫皆托物善悟其君者

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徒舖
饋非但貪其祿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
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籬以防冰錯朽木以取火哉枯籬朽
之物但賢才亦安肯為其用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寤如同寐者呼
投案而起
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為相齊
國大強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吳王夫嗟與群臣夜飲有鴟鳴一名卑屈鳴于庭王惡使彈之

使人以彈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二句便含人之言更不祥意王怪而

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
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

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

皆能鳴者也皆有言于王前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為王文飾其過王有欲則

鳴以道之為王尊欲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為王事察王有聞則鳴以蔽

之為王蔽其聰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為王將順其不順已者則鳴

以毀之為王毀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

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

孰大焉非如鳥而已王故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

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防于未事之先求吾闕而補焉所

益多矣補其闕則受益雖有不祥無害也

能藝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間也及其之采宋王維問

林布元曰其後夫差卒為楚所伐皆為不祥之鳴者所敗每律一鳥之鳴哉

康海曰琴不調也其所趨

之與方負之不
相入也以其器
之殊非蠻父不
對宋王之問蓋
自此為鳴求器
筦矣

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焉或不
言焉無乃異乎能整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懸矣和之以琴
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啓祝狀如漆掃管狀如伏然後八音諧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而蕭韶成矣今有陳笙筑笛缶皆樂之小者間以鏡
鏡雜以侏侏之樂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裸奏乎是故雷不
鳴于啓夏至則而鳴于日至冬至則天道變鷄不鳴于鄉辰
近曉而鳴于宵中夜半則人聽惑也

願君臣曰君子
之所以日與小
人共者以其所
自立者厚也及
使同俗而尤不
為眾所悅乎故
屈原曰幸世皆

是故眾醉惡醒眾皆醉而我獨醒則其眾貪惡廉眾淫惡貞眾
汙惡潔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慢惡禮是
猶鴟鵂之見人而嚇也惡鳥見人思以嚇之而故中國以夷狄

醉我佳雖幸世
皆濁我清豈肯
以身之察之而
受物之汶之者
乎

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在君子辨其
是以天下貴大同也是非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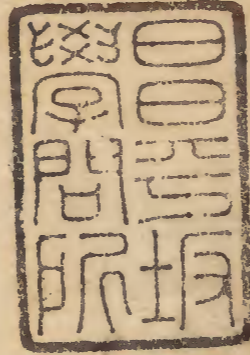
河孟春曰李射
李奕徒以操心
勝之安能必業
之精况事有大
於是者乎

晉鄭之閒有躁人為射不中則碎其鵠射不中其鵠則奕不勝
則齧其子當苟不勝於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
之乎弗喻李病躁而為柳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即猶鵠

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言有道兵猶子也行之者我
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言有道致之無藝即法用之無法至于不
若人而不勝其憤悲非所當患也怒烏得不為

樓昉曰因者知
微以是推隱以
吾儒格物致知
之隨即康即先

柳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海水有禍福之素定吾
於夢寐之先兆見之禍福兆于同轂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



民之所急為民
一益而今之愈
犯禁即是曲不
在民矣

二十
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食之數者可也

苟非民用所
急即重禁猶

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者不可寒不可衣必藉主

權以行世符今鑄萬曆之類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罪

之在已也以其犯主
權之重禁若盜海水也焚海波
而成塩海水天物也莫之則

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爭食也故禁愈

切而犯愈盛曲不在民矣以民用所切在
是故犯重禁

